

新  
詩

								詩	
新				新					
詩				詩			新		
							詩		
			新			新			
			詩			詩			
	新								
	詩			新					新
				詩		新			詩
						詩			
			新						
新			詩				新		
詩							詩		
		新							
		詩						新	
				新				詩	

## 新詩組評審委員

### 莫洛夫先生（召集人）

筆名洛夫，湖南衡陽人，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教東吳大學外文系，亞盟總會專門委員。一九五四年與痲弦、張默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並歷任總編輯迄今。作品被譯成英、法、日、韓等文，並收入各大詩選，包括「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出版詩集有「石室之死亡」等十五部，散文、評論、翻譯等十四部，另在大陸出版詩集三部，散文集一部，其詩作曾獲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此外，「詩魔的蛻變——洛夫詩作評論集」已出版，「洛夫與中國現代詩」近由三民書局出版，「洛夫評傳」亦將於近期在大陸出版。



### 王慶麟先生

筆名痲弦，河南南陽人，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研究、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曾任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中興大學等講師、副教授、幼獅文藝主編、幼獅公司期刊部總編輯。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任；聯合文學社長、創世紀詩刊發行人。四十九年獲全國最佳新詩人獎、五十四年獲青年文藝獎、第三屆十大傑出青年獎。晚近二十年，作品多為有關新詩之論述，少詩作，全身投入文化事業，對報紙副刊「探索真理、反映真相、交流真情」的目標，懷有使命。著有「痲弦詩抄」、「鹽」（英文）、「深淵」、「痲弦自選集」、「痲弦詩集」、「中國新詩研究」等。



### 向陽先生

本名林淇濂，台灣南投人，中國文化大學東語系日文組畢業，新聞研究所碩士，政治大學新聞所博士班肄業，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邀訪作家。曾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自立晚報、早報、週報總編輯，自立早報總主筆，現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曾獲時報文學獎敘事詩優等獎，吳濁流新詩獎、國家文藝獎。著有詩集「四季」、「歲月」、「十行集」、「土地的歌」等多種。





### 辛鬱先生

本名宓世森，浙江省人。從事新詩創作四十餘年，出版詩集「軍曹手記」、「辛鬱自選集」、「豹」、「因海之死」、「在那張冷臉背後」等。兼寫小說、雜文、評論，出版小說集「未終曲」、「不是鴛鴦」、「給那白痴一塊錢」、「龍變」等。現為創世紀詩社社委、科學月刊社顧問，曾長期從事科學普及工作。



### 邱燮友先生

筆名童山，福建龍巖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畢業。曾任台灣師範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兼夜間部副主任、僑生輔導會主任委員、國文系主任、國文研究所所長等職。也曾在淡江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兼任教授主講樂府詩、新文藝、中國文學史等課程，去年（一九九四年）曾在珠海客座一年。現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民國六十一年，曾發起成立「大地詩社」，並出版「大地詩刊」、「大地文學」，近年來，參加「停雲詩社」、「師大「噴泉詩社」和「南廬吟社」指導教授達二十餘年。著有「童山詩集」、「品詩吟詩」、「美讀與朗誦」、「詩葉新聲」、「唐詩朗誦」、「唐宋詞吟唱」、「中國歷代故事詩」、「中國文學史初稿」、「六十年來新詩之發展」等。

# 新詩評審感言

洛 夫

## 詩，是一種世界觀

詩，是一種世界觀。詩，也是一個意義的呈顯。

對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臺灣現代詩人來說，透過現代詩的創作與書寫，對於他所處身的世界表露什麼樣的看法，賦予哪種意義，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臺灣的現代詩，有她來自傳統的質素，一定程度地繼承了中國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新詩發展的各種精粹與糟粕；也繼承了臺灣自身在歷史發展變遷中自日治時期以來本土的文化與文學傳統；但在更多方面，她卻展現了更多戰後臺灣格於政治時空而表現出的神貌。我們所習稱的「現代詩」基本上曾有四十多年是在現代主義的典範下建構出來的。也因為如此，所有西方現代主義難免的自我表現和個性化、假想的中心或權威論述，同樣也在臺灣過去的現代詩發展過程中佔有絕對的優勢，直到七〇年代帶有本土濃厚色彩的現實主義再起，八〇年代臺灣進入大眾消費社會，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受到重視而式微。

臺灣現代詩這個發展面向的轉變，不只代表寫作技法的轉變，也顯映了臺灣當代詩人世界觀的改變，對於現代詩在當代社會中意義的不同解讀。就文學史的角度來說，這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但就現代詩人的努力而言，這是臺灣的現代詩人對於環境與社會所表現出來的結果。我們很難說，凡現代主義就必定不反映時代，凡現實主義就必定排拒自我，凡後現代主義就必定反叛傳統與現代。重要的不在這些形式的堅持或模擬，重要的是，不同時代的詩人表現出的不同的世界觀，讓我們得以掌握不同歷史中的社會真實。

透過此一宏觀的視角，檢驗本屆文藝創作獎新詩類的作品，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其中新一代詩人所表現出的世界觀，的確已與其前代有著若干不同。以入選的作品題材而言論：第一名「Bei-Su」，上小學「寫的是臺灣泰雅族部落兒童入學之事，透過「Bei-Su」的進入學校，作者企圖表現出泰雅族的文化重建企圖，從一個新生的兒童的身上看出泰雅族兒童「與千萬個臺灣的孩子一同邁出腳步／一同用力地／滾動地球」的遠景；第二名作品「噢！聶魯達」則以智利詩人聶魯達的政治與文學志業作為歌詠對象，強調「歸來吧，一切的律則終將停泊於／人民，雖然他們曾經是奴隸」；第三名作品「玉佛寺問佛」是小品短章，分別以宗教、鄉土、童年等作品描述作者個人的感悟，而集中在生命與歲月之上；佳作三篇，其中兩篇碰巧都是系列組詩，一篇以「房間」為範疇，另篇以「五官」為對象，前者使用現代主義的技法，後者採取現實主義的寫法，各擅勝場；而「移民新村」則是針對臺灣移民現象，「在移民與廝守的抉擇中」提出了作者的憂思。

這些作品反映了當代臺灣的一些課題，反應了當代詩人所面對的一些意義的求索。族群的、政治的、社會的、個體的、結構的、心靈的、批判的、詠嘆的、書寫的各種方式，都被不同的詩人以其不同的世界觀與不同的意義詮釋加以表現出來，相當能具現出當代臺灣詩壇的多樣性。相對地，也足以看出臺灣現代詩發展至今一種「邊陲寫作」的個性，標準化、單一化的中心已然模糊，各種書寫的可能正在醞釀中；新一代詩人對於當代社會的世界觀也已逐步成形，只要假以時日，當可結出果實。不過，臺灣目前已出現的大眾消費社會，似乎仍未真正受到詩人的解讀，類似西方後現代主義這樣，不管解除結構從而另建結構，粉碎意義從而另建意義，或者打破文體、規格，打破菁英文學與大眾文學界限的作品，似仍不多見。建立對一個後現代社會的世界觀（批判的或模擬的），或許值得臺灣現代詩人在邁向二十一世紀前夕一試。



新詩

吳俊傑

民國五十年生

台中師專畢業

現職／

台中縣立梧南國小教師

曾發表／

散文「永遠的部落」

評論「番刀出鞘」

詩集「想念族人」

報導文學（荒野的呼喚）

# Bei-Su 上小學

新詩組第一名 吳俊傑

九月三日這一天

Bei-Su 與太陽一同早起。（註1）

當第一條金陽突破黑夜

越過八雅鞍部山脈的髮梢

來到一座瘦弱的泰雅部落

Bei-Su 與晨光

彷彿共乘金色的馬車

一同上學去。

小麋鹿般的 Bei-Su

剛渡過七歲的生日。

嶄新的書包是雅雅的禮物（註2）

書包裡一個多功能鉛筆盒

它藏不住任何一隻松鼠



Bei-Su 不知道的是，筆盒內  
躲著雅雅的心。

雅爸的禮物去年是一隻小番刀（註3）

Bei-Su 揭開今年的希望

跳出筆挺的白襯衫與藍短褲

「做個好學生！」雅爸鄭重的說。

Bei-Su 點點頭，但不知道

爲什麼要做好「學生」？

雅爸笑著補充：「長大就知道了！」

Bei-Su 七歲的禮物多新奇

只有老樹般安靜的猶達斯兩手空空（註4）

只傳來沙啞的聲音：「Bei-Su

你一座入雅鞍部山脈當獵場！」

七歲以前的 Bei-Su 無所事事

恆常隨猶達斯在森林裡閒逛

一個上午做五個機陷

努力辨認走獸的蹤跡，想像

自己是參加圍獵的泰雅男人。

午後，我們疲倦的孩子

與草葉的歌聲、蟲鳴、飄盪的雲

一同在山嵐中入睡……樹葉

摩擦小臉龐，夢裡的 Bei-Su

正躺在樟樹頂梢，遙遠的山的背后

一座發光的城市奔來——

發光的森林是 Bei-Su 讀書的操場

有夜間飛翔的鼯鼠、唱歌的

溪流與愛畫圖的飄雲。森林裡的音樂課

是精靈的小孩彈奏的音符  
入夜後緩緩施放的說話課，是猶達斯  
嘴裡不斷升起的神話。七歲的 Bei-Su  
我們泰雅的孩子，九月三日這一天  
當他以山羊般的雙腿與晨光一同上學  
迎面奔來的已換做城堡般校門了

學校有些老舊，水池、走廊  
與花園一路陪 Bei-Su 進教室

巨大的八雅鞍部山脈  
彷彿蹲臥在玻璃窗上

Bei-Su 試著伸手撫摸  
陰冷的氣息傳遍全身

「一點都不有趣，為什麼要上學呢？」  
抱怨的 Bei-Su 無所事事

教室外，沒有雅雅的援手  
我們泰雅的孩子——Bei-Su

像隻陷入機陷的果子狸

九月三日這一天的夕陽，遲遲  
不肯下山。我們的 Bei-Su

像一片沒有希望的枯葉飄回家。  
猶達斯露出鷹隼般的眼神

伸進 Bei-Su 軟弱的心臟

「遠古的時候，山頂有顆巨石  
所有的走獸都推不動，希麗克鳥

自天空長鳴，巨石裂開，迸出一男一女  
就是泰雅的始祖。」猶達斯指著 Bei-Su 的胸膛說：  
「泰雅是突破石頭的孩子。」



Bei-Su 問：「上學做什麼？」

「學習與每個小孩做朋友。」雅雅說

「學習用文字傳出泰雅的好名聲。」雅爸說  
猶達斯老得沒氣力了，短短地說：

「成爲一座山吧！」

成爲一座山需要懂哪些？

給每一棵樹一個名字

給每一條溪流一則傳說

給每一株小草茁壯的力量

給每一塊土地擁有歷史

啊！我們的孩子在黑夜中摸索

有人看見他努力地撥動唇舌

勺文口寫下自己的族名

1 2 3 計算族人的數量

有一天，Bei-Su 將說出ABC

他要與每一個孩子做朋友

大聲地說出泰雅的神話

一如迸出石頭的始祖

驕傲而活潑地出現大地上。

夜幕低垂

Bei-Su 聽見大地沉睡的氣息

也聽見心臟安穩鼓動地聲音

等待第一線金陽越過山脈的髮梢

Bei-Su 要與陽光一同上學

與千萬個臺灣的孩子一同邁出腳步

一同用力地

滾動地球

- 註 1：Bei Su 為泰雅名字。漢譯「飛曙」。
- 註 2：雅雅，泰雅族稱母親之意。
- 註 3：雅爸，泰雅族稱父親之意。
- 註 4：猶達斯，泰雅族稱祖父之意。





新詩

洪進業

民國五十三年生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

榮獲

新詩：

「童年，快跑」——

78年中央日報文學獎

「回鄉」——

81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二名

「石龜馱碑」——

82年聯合報小說獎附設新詩獎

「逐漸冷去的砲聲」——

八十二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第三名

# 噢！聶魯達

新詩組第二名

洪進業

沉浸在智利每條大街的

砰訇政變中，詩人還來不及

掏出槍聲堆疊的耳垢

就帶著厚重的雙下巴，咽下

人間最後一口氣，告別了

細砂與夜雪構成的狹長祖國

失重的真空墮陷於狂奔的靜止中

而聶魯達，你歌詠過的蕃茄說

你死的不是時候，尤其

當你的禿頭還是那麼光溜

有些孩子可能會忘記

但我記得這窗前的幽靈

那是蒼鷹君臨盛夏的草原

精神和極光高速碰撞後，魂與夢  
對焦的顯影：鳳凰鍛造的鑰匙  
漸次醒轉天穹黑魃魃的枷鎖  
發射南十字星炯炯的光波  
穿透我靈肉漂泊的遠洋  
引爆一個無邊界的良心國度  
在充滿商品惡臭的北半球

啊你已經觸動了多少個大地  
最隱密的角落，筆直地堅持  
用你回歸野性的豪雨的修辭學  
歌頌那必需歌頌的，洗刷  
那不得不刷洗的謊言和詛咒  
從孤寡殘疾到驢蹄基督般的傷口  
從噙淚的針黹到石英石冗長的沉默  
哪裡是他們永恆的位址呢？啊  
請調整節奏，容納無名者的尊嚴  
重譜遺落了百次千次的豎琴呀詩人

且探照塊壘層層積貯的潛藏地質  
那矛盾底部最艱深的冰炭水火  
在超現實的靈視下，解放  
一位女仕牽扯不斷的華麗裙裾  
從鰥夫的葬禮禱文中，找回  
殖民官員丟棄海中的血汁和乳液  
讓最親切的招呼從礦坑  
直抵華爾滋的總督府，提鍊  
金銀鋼鐵鋼強的人性科學  
但是不需要暴力的統治

最醜的醉漢啊也能找到  
滔滔奔流於山澗的愛情  
因為你，已用點燃新星的熱度  
成就鎔文鑄字的大業：化解  
疏離冷漠的對峙於四方吟遊後  
栽出隆冬裡一株發光的奇樹  
庇護那嫵媚的漿果處處多汁  
讓凝神的聽眾藉你抒情的聖手  
掏掘心內一顆顆坦蕩和光潔  
奉獻彼此，如永恆的雙星

隨你高亢的腳韻攀登來到了  
馬丘庇丘這古文明的高地  
在石頭的肺葉中搜索呼吸  
在斷柱的羽翼裡練習飛翔  
超越廢墟與殿堂刻板的沙漏  
嚼碎所有平面幾何的貴賤高低  
你驕傲的繆思才吐出輝煌的燈塔  
呼喚智利狹長破敗的船帆  
歸來吧，一切的律則終將停泊於  
人民，雖然他們曾經是奴隸

所以安心地死去吧，聶魯達  
安眠你，是國土最有榮耀的事  
反覆的子彈無法扭轉你詩的航路  
美洲最深沉的每個島嶼  
都將挺出它海洋的肚臍眼  
在聶魯達你磐石永固的胎盤  
汲取穩定的羊水和酸鹼度

正如困守於負傷岩層間的我  
聽見幽靈捶打我的詩，發覺你  
你原是為地球換心的大醫師

【附註】

※聶魯達 (Pablo Neruda, 1904-1973) ..

智利詩人，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馬丘庇丘 (MACHU PICCHU) ..

古代印加文明遺址，位於今秘魯境內。





新詩

洪淑苓

民國五十一年生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現職／

台灣大學中文系講師

# 玉佛寺問佛

新詩組第三名 洪淑苓

## 玉佛寺問佛

金箔敷面

胸體裏藏著什麼

寶石鑲目

只想看那無盡的藍吧

合十的雙手

應該掛一串蘭花

那幽美的色，香  
參透，參不透？

交疊著足  
蓮座載得動  
久遠劫來  
生死場中無數的流浪否

佛之國度  
熱帶的風搖搖  
冷冷然 冷冷然  
簷間的鈴啊  
小心翼翼的步履  
仍踩碎  
般般的垂視

### 三峽祖師廟石柱

刀鋒游走  
剔出海的線條  
其上乃有魚  
刀面橫皺  
剖出雲的厚度  
其上乃有龍  
刀 落落如雨  
掩藏了音階  
其上 乃有飛鳥盤桓

這時間的廊柱

三年爲半徑

求其高

則是一千個

晝夜

堆疊

是故 那少年師傅

預支半世紀來刻石

三年一柱 六年一雙

鑿石丁丁

過往的風 如刀

也在伊臉上

輕輕地削

刮出一字十字井字……

亂亂的符咒

配一對半闔的眼

微張著的嘴

樹立著

迎接陽光的石柱

風吹孔竅

風，在魚、龍、鳥之上

在光和影之上

在伊微張的嘴上

## 在鹿港寫給女兒

和你的童年走在瑤林街  
你是紅衣紅鞋  
紮個小髮辮的小乖乖

早該為你釀一罈女兒紅  
買個扯鈴 做隻風箏  
讓你在小庭院踢球踢毽子  
採採七里香和酢醬草

我的童年也在四合院  
跳房子捏泥人  
長成少女總是低頭走路  
心裡的事  
好像那村前老玉蘭  
平日蒼蒼鬱鬱 一開花  
就是三五十 將近百朵  
待人解讀的詩篇……

彎曲巷底 太陽走累了  
你說要抱抱要揩揩  
就把紅紅的彩球繫在背後  
我揩起你 你揩著  
睏去的夢  
我們一同  
慢慢走  
慢慢走

\*註：鹿港瑤林街，為古蹟重建區。

九曲巷、狀元宅、樓井等，為其建築特色。

## 三十學畫眉

描一筆 是青春

再描一筆 是歲月

三十學畫眉

問鏡子

誰替你刻的菱花磨的銅面  
流水啊誰給你清澈的歌喉

把二十歲那本日記

唱成沒有句讀的經文

鬱金香盛來晃漾的月光

細雨的湖面 小白鵝

領著記憶出走

更多更多的時候

把言語一枚徽章似的

佩在衣領尖

清晨的露 淺淺的淚

懸著

描一筆 形如弦月

再描一筆

透亮的眼是沒有輪廓的鏡  
照見那人和無數朵

夜空底的  
火燄

—  
└



新詩

陳宛茜

民國六十三年生

台灣大學歷史系三年級

# 房間

新詩組佳作  
陳宛茜

## 1 牆

牆上掛著相片  
被壓扁的童年  
乾燥花的微笑  
十五歲  
十八歲……

牆上掛著時鐘  
影子黏在下面，濕濕地  
滴水

牆上貼滿回音  
乾枯且開始像



逐漸損毀的壁紙

## 2 牆和床

挖一個洞擱置

夢中的話語

發芽

牙齒不斷生長

把洞撐得更大

流出許多無形的水，沿著

深陷在水泥已經凝固的舌頭裏

鋼筋冷冷的脊骨

流下

沈澱到公寓的最底處

## 3 床和鞋

廣場上豎立一個牌子

「私人場所嚴禁任何

穿衣服的腳進入。」

作為一種植物

無數的腳們聚集討論

如何把自己

從花盆

再種回泥土裏

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  
穿鞋

## 4 桌和椅

拉開抽屜  
信、日記、相片簿……  
數條歲月的弓弦  
就著我的身體  
拉了起來

椅子保持同樣姿勢  
木質的沈默  
堅不吐露  
年輪仍在生長的秘密

我坐下  
它就  
站了起來

## 5 椅和窗口

光  
注定在黑夜漂流  
流進每扇窗每隻眼睛  
燃燒

光不斷湧進  
房間不斷膨脹  
黑色的枝極上，一個個  
即將墜地的果實  
我坐在果實裏  
跟著一起  
摔落



新詩

劉滌凡

民國四十五年生

嘉義中正大學博士班

現職／

中正預校國文教師

# 五官

新詩組佳作 劉滌凡

## 1 眼

用力闔上兩扇眼窗

把比黑暗更黑的世界鎖在外面

心即如未感光的底片

老僧入定地冥想

石筍般的光陰每秒生長的景象

這世界有什麼好眷戀？

紅塵千里，烽煙四起

種族滅絕，擴散如愛滋病菌

上帝！我拒絕祢的光明

再也不畏血腥污染我的眼白

這世界有什麼好流連？

早魃肆掠，猛獸橫行

生靈塗炭，遍佈如黑死瘟疫

上帝！我拒絕祢的光明

再也無懼餓殍刺傷我的眼瞳

消逝的時光，都是惡質的記憶

有什麼好存底？

像電腦消磁

將它消去！將它消去！

上帝！我拒絕祢的光明

## 2 耳

怎麼閤也閤不攏的耳門

像兩座不設防的城市

所有金屬暴力聲都強行進出

征服我脆弱的意志

像女子初次失貞的悲憤

許由，是遙遠的神話故事（註①）

這世界那有潔淨的河流

來洗滌不潔的耳朵？

這一生聽進的謊言比真理多

也只能厚顏地活著

有孔，卻不是情緒的宣洩口  
淚水是交給眼來流  
悲哀也由嘴來說  
上帝！妳看  
我的存在，是爲了什麼？

### 3 鼻

左右門戶洞開  
像道光那年的恥辱  
今日，三〇一條款的憤怒  
有毒的煙草都蜂湧的輸入  
官員們沈默地望著  
青年子弟吞雲吐霧

在政治上，我們早已收回許多租界  
在經濟上，我們仍然看東洋的臉色  
吸西洋的鼻息  
如今，有毒的也不只煙草這一種  
只有幾撮鼻毛的防衛  
怎擋得住二甲胺、戴歐辛、硫化物？（註②）

咳！咳！上帝：  
我鏖戰多年的肺部  
已累累瘡孔  
藏污納垢的悲哀只有眼睛懂得  
如果，如果傷心走到盡頭  
再一起涕淚交流

## 4 嘴

一張口，就見喉  
這性格，讓雙腳走得頂坎坳  
多年來，我練就一口功夫  
心常和嘴相左，偶是偶非  
時白時黑，亦正亦邪  
沒有公理和絕對  
活在晝與夜交替的矛盾地帶

在人前，我蛻變成應聲蟲  
我已忘了我是誰？  
在人後，杜康是唯一的知友（註③）  
他沈默、憨厚、實蘿蔔  
甬擔心會漏什麼  
把朝陽灌醉成夕暮  
我已忘了誰是我？

## 5 眉

官拜相侯，僅次於額頭的高位  
這榮顯，可讓人眼紅  
你仍然謙卑，如一對無聲畫眉  
在臉譜上，固守點綴的本分  
居高思危，這是易卦哲學  
上九總是有悔  
古今不會有多大差別  
「無為」是你施政的法門



只是偶爾也干預淌下的汗水  
讓眼淚的情緒流得更純粹

——稿於 83. 11. 28 鼓山

註①：許由，上古高士，隱於滄澤。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欲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於潁水之濱。

註②：「二甲胺」化學式： $(CH_3)_2NH$ ，用途用製造生皮脫毛劑，也是酸性氣體吸收劑、抗氧化劑、汽油安定劑、橡皮硬化加速劑等原料之一；如遇水銀會產生爆炸反應；常人若碰到會刺激眼睛、皮膚及呼吸道，長時間接觸會造成嚴重灼傷。若在空氣中逸散，會有濃烈的魚腥臭味。「戴歐辛」是燒廢五金所冒出的辛辣惡臭的黑煙，長期接觸會致癌。「硫化物」是煉油廠提煉原油所釋放出的黃煙，有惡臭；如遇雨水下降，農作物會枯死。

註③：杜康，周人，善造酒，後人作詩則借代為酒；魏武帝詩：「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吾詩即取此典故。





新詩

鄧榮坤

民國四十七年生

大學畢業

曾任／

報社記者出版社總編

現職／

楊梅週刊社總編輯

曾發表／

極短篇小說「來我教你跳舞」

散文「北京城」

新詩「下午茶」等

# 移民新村

新詩組佳作

鄧榮坤

1

聽說有一種鳥學習飛的姿勢

在浪花島的四季

修飾染色後亮麗的羽翼

當渾沌的眼眸是星的北極

閃爍母親心跳的淚水

急急斜過北迴歸線

撲向赤道，如劍鋒利的鳥

試著遺忘自己的名字

遺忘祖譜的血緣與回家的路

路是征塵中悲啼的鄉愁

飛過浪花的冰冷

聽說有一種鳥傲慢於風雨

嘗試飛過億萬年銀河

飛過黑洞中神祕的五千年

捲起一場風暴

遙遠的傷痛

屬於創世紀

## 2

聽說有一種亞熱帶島嶼的鳥

染紅羽毛像浴火鳳凰

帶著偽造祖譜的傳說逃逸

留下亡命之徒的足痕

鳥，越過海峽脈搏的冰冷

自逐浪漂泊的白鯨嘆息中

飛向楓葉的秋天

學習喝加糖仍苦澀的咖啡

學習帶著面具低飛的姿勢

在島與島的邊緣

捏著加拿大護照的婦人

昂首，一如白髮茫然於機場

自 A T o Z 的字陣裡

組合自己未來的身世  
剛學會勺勺的幼兒  
翻不到移民中文註解的辭典  
在哈欠中張大著嘴

### 3

鳥，騰空飛起  
撲向海的胸膛  
逗留的風速比學飛時還冷  
在塔臺的蒼穹  
掌中兌換鄉愁的憑單  
是無法打折的單程機票  
永遠禁止掛失

鳥，繁殖於陌生的土地  
血與淚的往事  
被一枚一枚一枚金幣上楓葉  
壓  
扁

飛行成爲生活必須苦悶的面對

深秋的雲沒有太多傳說  
巢，築於流浪的行囊  
一掌  
擊  
碎

註：①近年來，移民的風潮十分盛行，熟識的親朋好友，有人已經移民，有人正準備移民，有人因為移民後，才發現自己廝守過的土地，才是自己及家人世居的地方，紛紛回到了臺灣。

②在移民與廝守的抉擇中，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